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建构研究

朱冠华¹, 乔维德²

(1. 无锡开放大学 信息与资源建设处, 江苏 无锡 214011; 2. 无锡开放大学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 江苏 无锡 214011)

【摘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对老年数字化学习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老年数字化学习面临较大挑战, 突出表现在数字化学习的知识和能力断层以及数字化认知模式差异化两个方面。通过分析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依据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障措施和目标, 构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 并探索未来发展路径, 以期更好地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

【关键词】数字化学习力; 老年学习者; 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777; 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33(2023)03-0020-09

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影响愈来愈深, 学习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支持, 数字化技术发展也是满足终身学习需求的有效支撑。在终身教育的浪潮中, 智慧泛在的数字化学习体系提供了优质、均衡、丰富、便捷的学习支持^[1]。教育数字化的发展给教学带来了更多的可选方案, 实现了便捷、开放、高效、个性化的学习, 丰富了教与学的选择。近年来,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 数字化转型包括技术、业务和人本三个层面的转型^[2], 通过系统协同推进, 服务于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老年学习者作为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然而,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学习对老年学习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诸如思维理念的更新、学习流程的重构、学习评价的多维化等都需要老年学习者学习、了解和适应, 需要老年学习者具备数字化学习力。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能够有效破解老年数字鸿沟难题, 并能够较好地适应数字化学习的全过程。目前, 学界对老年数字化学习力

的研究非常缺乏, 因此,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做一些探讨, 以期老年数字化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发展提供较好的方法和路径。

一、老年数字化学习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学习时代是技术赋能的知识时代, 知识时代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的应用和创新。老年学习者也身处数字化学习时代, 也有知识学习、应用和创新的迫切需求, 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则是不可或缺的^[3]。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 生活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的落差使部分老年人成为数字化传播时代的“弱势群体”, 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凸显^[4]。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本质上是“知识鸿沟”和“认知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 阻碍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 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技能)断层形成的学习挑战

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是影响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因素。老年学习者作为数字化

【收稿日期】2023-05-22

【作者简介】朱冠华, 高级实验师,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学习; 乔维德, 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2021 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联通主义视域下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研究”(2021SJA0768); 2021 年度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模式及能力模型研究”(WXSJ21-JY-B13);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重点课题“从‘老化’到‘优化’: 社区老年学习者学习模型构建研究”(B-b/2020/03/41)

学习主体,利用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构建适合老年学习者个体发展的知识网络,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至关重要^[5]。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很多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学习存在某种“抵触”情绪,参与数字化学习的意愿不强烈^[6]。数字化学习知识是老年学习者参与数字化学习并形成数字化学习力的前提。数字化学习知识是在实践中关于数字化学习规律的认识。老年学习者由于数字化学习实践参与率低,可实践样本较少,因此对于老年数字化学习认识还存在不足。但数字化学习知识作为一般概念而言,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广泛的共识。目前,老年数字化学习知识发展方面普遍存在如下问题:(1)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获取途径不畅;(2)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内容)针对性不强;(3)参与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供给主体不足;(4)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网络没有形成;(5)数字化学习知识的适老化表达不够。关于数字化学习能力,知识具有行动导向特征,老年数字化学习能力就是较为明显的例证,知识的学习是为了促进能力的发展。目前,老年数字化学习能力发展存在如下问题:(1)数字化学习知识与能力转换率不高;(2)数字化学习加工过程的节点不畅通;(3)数字化学习协同、加工体系尚未形成;(4)适合老年数字化学习的工具和方法普及度和适用性不够;(5)数字化学习迁移场景不多;(6)数字化学习知识和技能的绩效评价不完善。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断层对老年学习者造成了较大的学习阻碍,需要予以重视。

(二)数字化认知模式差异化形成的学习挑战

老年学习者的认知模式是指老年学习者对信息获取和处理加工的模式。认知模式作为人和外界交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知模式的改变对人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信息技术作为扩展人类感知官能的技术,其发展必然会影响人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能力^[7]。认知模式形成行为习惯,进而形成比较稳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老年数字化认知包括知识传递、信息交流、工作和学习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信息处理方式、生活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需要产生联动作用。老年学习者认知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需要不断改变才能适应数字化发展,享受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带来的便利。段虹等^[8]认为大数据分析通

过重构认知模式去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这就说明老年学习者的认知模式主观上需要主动认识,客观上需要技术推动,做到主客观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数字化学习在老年群体中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究其原因,从老年人主体角度来看,一是生理机能衰退,二是代际交流贫乏,三是对互联网的“不信任感”^[9]。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学习环境、方式、模式、工具等接触不多、运用不熟,导致无法改变原有的认知习惯。这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普及和推广,同时也不利于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高质量发展。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研究概述及构建的理论基础

(一)相关研究概述

学习力,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佛睿斯特(Jay W. Forrester)于1965年在《一种新型的公司设计》一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习力逐渐成为一项前沿的管理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领域^[9]。目前,关于学习力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尤其是学者对学习力的内涵和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给本研究带来了较好的启发。沈书生等^[10]认为学习力是涉及人的性格、生活经验、社会关系、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概念。邹云龙等^[11]认为学习力是从管理学研究发端后转向教育学领域,侧重从行为取向理解,重点关注学习者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力,而学习能力是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视角,侧重从能力取向理解,重点关注学习者自身的能力构成和发展。贺武华^[12]认为学习力是对学习者的学习动力、能力与品质进行自我改造、创新与发展等的一个综合性描述。杨欢等^[13]认为学习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生命本质能量,是终身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文献梳理发现,学习力并非简单、单一的品质或能力,而是复杂的、综合的能力。不难看出,学习力与学习能力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学习力”是“学习能力”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学习力”,从根本来说,其研究对象和内涵都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围绕学习者的能力发展问题展开的^[14]。

虽然目前学界对学习力的内涵说法不一,但仍可找到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1)从学习过程和成效看,学习力是助力学习者终身学习、高质量学习的核心要素,体现出学习活动过程的动态性、持续

性和终身性,突出了学习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体现了较好的学习成效;(2)从人的发展看,学习力是助力人的终身学习发生和发展的,能较好地保持终身学习的动力;(3)从学习活动过程看,学习力体现在学习活动过程中,而且是动态调整和发展的;(4)从学习效果看,学习力促进学习者学习高质量发展,促进学习者知识结构优化和知识网络体系形成,促进知识内化和学习迁移;(5)从创新发展看,学习力能够较好地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迁移和发展,在培养创新思维的同时发展创新能力。

关于学习力的构成要素其实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体现,如钟志贤等^[14]提出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转化力等五个核心要素。还有学者认为学习力主要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能力三部分^[15]。裴娣娜^[9]提出学习力结构模型的三层次和六要素,第一层次是人的基本素质(包含三要素:知识与经验、策略与反思、意志与进取),第二层次是实现人的发展两个基本路径(包含两个要素:实践与活动、协作与交往),第三层次是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包含一个要素:批判与创新)。国外比较权威的包括英国ELLI项目的“七要素说”(变化和学习、关键好奇心、意义形成、创造性、学习互惠、策略意识、顺应力)、克拉克斯顿(Guy Claxton)的“四要素说”(顺应力、策应力、反省力、互惠力)以及威廉·柯比(William C. Kirby)的“综合体说”(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16-17]。由于学习力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等存在差别,再加上没有统一的机构或组织提出划分标准和依据,因此,关于学习力的核心要素构成,不同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

目前,对于学习力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对于数字化学习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研究非常稀少,需要引起重视。老年学习者具有一般学习者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老年学习者与一般学习者存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影响因素的不同,还有年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生活和工作经验、学习动机与期望以及相关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等的不同。现在老年数字化学习方式由传统的面授逐步转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老年学习者学习过程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借助于数字化学习的工具和方法,不仅要全过程、多维度地记录老年学习过程和学习行为

数据,还要形成可回溯、可分析的学习过程环路,以便更好地诊断学习效果和优化学习行为。老年数字化学习评价和迁移是评价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老年学习效果一般不通过纸质化考试的形式体现,更多的是实际运用。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迁移。老年学习迁移是对所学知识的重组性迁移,基于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利用已有知识与新知识联系,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创造性地利用知识和技能,并在学习迁移过程中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达到学习目标。正是由于老年学习者的特殊性,其学习力构建也具有特殊性。老年学习力侧重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学习品质、学习毅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相比于老年学习力而言,则更加强调数字化学习情境下的学习力发展,突出表现在以数字化环境为基础,借助数字化学习工具培养数字化学习的系列能力和品质,尤其关注混合式数字化整合和加工能力的培养。

综上,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是学习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或类型,与学习力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目前聚焦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研究较少,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研究应更加突出在研究对象上,以老年学习者为中心,以老年数字化学习为研究重点,以发展老年数字化学习力为研究目标。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1. 体验式学习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念源于杜威的“从做中学”“学习即生活”的“经验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是经验的不断改造和重组的过程^[18]。库伯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的六项特征: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学习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持续的过程;学习是适应社会的整体过程;学习包括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学习是一种创造知识的过程;学习需要解决因观点不同所产生的冲突^[18]。老年学习者学习力构建基于体验式学习理念,注重学习过程行为优化,基于老年学习者的基础经验和专业水平等,通过知识、技能和情感的培养进一步适应数字化学习社会的发展,与数字化学习环境相互作用,利用经验和知识,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不断重构知识,促进知识创新和学习迁移。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基点是工作经验、生活经验和原有知识基础,通过体验和经历不断重组知识、创造知识,在此过程中促进数字化学习力的培养。

2.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以“活动”为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来研究和解释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问题的心理学理论^[9]。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来进行的间接过程。活动是发展变化的,而人的发展是个体与共同体互动的结果,即主体通过文化制品(如工具、文字等)与客体环境双向交互的过程^[20]。在老年群体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活动理论认为“参与社会活动”这一环节在老年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主加入相关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体衰老、社会地位改变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活动理论推崇老年人主动地加入或组织社会活动,从而达到一种有效的群体交流形态^[21]。老年学习者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参与数字化学习。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构建过程是在老年学习活动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老年数字化学习是一系列学习活动的集合,是基于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学习,学习环境是沉浸式、融合式的。老年学习者基于真实的问题情境和学习任务,通过数字化学习工具与数字化学习环境深度互动。该系统包括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环境、老年学习共同体,以及支持学习发生的工具、规则和协作等要素。因此,活动理论能够较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老年数字化学习的过程和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老年数字化协作学习,促进老年数字化深度学习,以此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培养。

3. 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将学习者的角色意识与知识体系构建过程置于具体的应用情景和社会实践中,旨在提高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行为涉及社会层面,并蕴含社会活动的意义^[22]。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与学习情境的良性互动,学习过程是参与式的、协商的,也是生成性的。因此,情境学习理论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建构,注重学习共同体和知识网络体系的建设。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与情境的深度融合,情境学习理论更加关注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和社会性关系建构。老年数字化学习是基于数字化情境的学习,通过数字化学习理念和方式构建适合于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情境,以问题解决情境和场景构建为基础,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协作力、学习意识力和发展力以及迁移创新力的提升。

4. 知识建构理论

知识建构(Knowledge Building)理论是由玛琳·斯卡德玛丽亚(Marlene Scardamalia)和卡尔·伯雷特(Carl Bereiter)两位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一般的建构主义教学以完成系列任务和活动为导向,学生对为什么进行这些活动缺乏理解,属于“浅层”建构;而知识建构理论推崇的是“深层”建构,它是以发展学习社区内的公共知识为目标,学生需要积极、共同承担认知责任^[23]。老年学习者也是积极的认知者,是知识的创造者,老年学习是深度的意义学习。知识建构对于老年学习共同体参与社区公共知识建构,以及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更新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知识建构理论能够通过“深层”建构知识提升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的质量和层次,尤其是对老年数字化学习意识力、认知调控力和学习保持力等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能力层次结构理论、新建构主义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等对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障措施及目标

(一)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基础保障措施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基础保障包括保障主体、学习理论支持、基础环境和学习过程等。保障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学校、行业企业等,各主体间形成合力,既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正常开展,同时也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以满足老年数字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如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老年学习者学习权利;社会通过整合资源,灵活运用数字化手段为老年学习者提供社会学习环境、场所、师资和资源;学校通过对老年心理和生理的研究,基于教育教学规律和学习理论研究老年数字化学习特点,针对性开展课程和教学研究,促进老年学习群体深度参与数字化学习;行业企业通过自身优势,构建灵活化、市场化运行模式参与老年数字化学习系统建设,如企业老年大学、行业老年大学等,提供多种学习选择,丰富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学习接入,通过构建协同的保障机制和体系,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学习理论支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生和发展需要学习理论的指导,包括知识建构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活动理论、情境学

习理论、能力层次结构理论等。从学习理论再到学习方法和学习任务设计,做到有章可循,以此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科学化水平,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基础环境:基础环境是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环境保障,没有基础环境老年学习者也就无法参与数字化学习。因此,要重点做好数字化设施的完善和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构建,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基础条件。学习过程:学习过程往往能较大程度影响学习结果。老年数字化学习全过程需要系统、科学设计和规划,如学习目标设计(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目标)、学习活动设计、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选择、学习策略选择、学习社区建设、学习共同体组建、学习效果评价等。这些都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提供了过程设计,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更好地发展提供过程依据,以适合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过程为引导,提升数字化学习力。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目标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目标,包括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和体验学习等。老年数字化学习促进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数字化学习力提升又更好地为老年学习者自身提供数字化学习服务。提高数字化学习效率和质量,目的是老年学习者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满足老年学习需求,促进老年学习者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和体验学习。这些既是理念,同时也是目标和方法。因此,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对于促进老年学习者终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建构

学习力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老年学习者自身而言,能较好地适应数字化发展,促进知识更新;对政府而言,促进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体系构建,促进教育公平;对学校而言,更好地促进学校的师资力量建设、资源建设,提升服务社会的水平;对于相关教育行业、企业而言,可以更好地参与老年学习平台和资源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增强市场适应性,教育企业可以通过对能力要素(资源、知识与技能)及时调整、改进以及整合,实现与数字经济环境的动态匹配,从而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24]。

(一)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根据文献梳理,关于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涵,笔者更倾向于综合能力说。老年数字化学习力

发展的落脚点仍然是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的提升,其核心要素也呈现出老年学习者特有的特点,如学习毅力和保持力。由于是数字化学习,老年学习者相对而言对数字化学习接触较晚,因此学习毅力和保持力显得尤为重要。再如学习协作力,老年学习者对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方式接触较少,学会协作能帮助老年学习者更好地解决问题,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笔者在《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实施策略探讨》一文中对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做了界定,即老年学习者以数字化学习环境、资源、平台和工具等为基础,利用数字化学习方式开展数字化学习的多种能力和素质的综合体现,并进一步给出了其要关注的关键要素,包括学习意识与动力、学习毅力品质、学习能力和素养、学习迁移与创新、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和元认知策略、学习协作与会话等^[6]。本文根据调研分析进一步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划分为以下七个核心要素:学习认知调控力、学习意识力、学习毅力、学习协作力、学习保持力、学习发展力和学习迁移创新力。本文根据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障措施和目标构建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具体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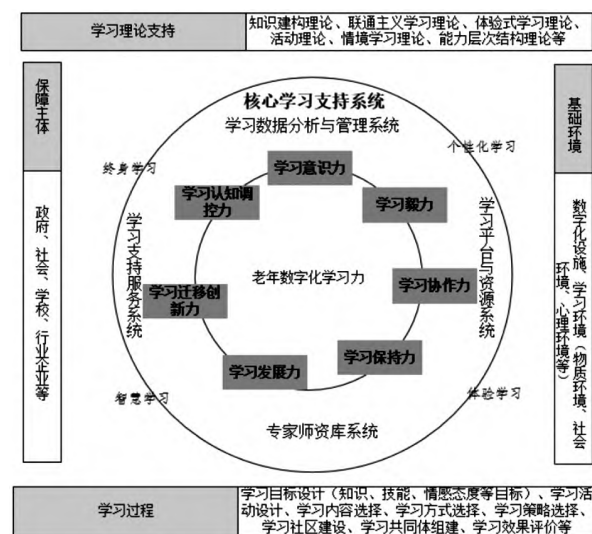


图1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核心学习支持系统

根据图1,大圆和小圆之间是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核心学习支持系统,包括专家师资库系统、学习数据分析与管理系统、学习平台与资源系统、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等。

专家师资库系统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重要保障。师资库中的教师既要深耕专业领域,同

时也要研究老年学习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学习特点等。师资组成应是多元的,学科应是多样的。针对老年学习需求构建专家师资库,师资选择范围不限于学校,可以是政府工作人员、社会培训人员、行业企业专家等。应秉持大人才观,尽可能地将人才汇聚到师资库,为老年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学服务。

学习平台与资源系统是指为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力培养提供服务的平台和资源,既包括通用平台和资源,又包括定制化、本地化开发的老年学习平台和资源。平台要关注适老化改造,能促进知识网络节点的联通,具备帮助老年学习者建立体系化知识的导航和索引功能;资源要有针对性,按照老年学习者特点建设学习资源,依据传播学等原理开发语音、视频、文字等多样化的呈现方式,开发要注重实用导向、实践导向、素养提升导向、过程管理导向等^[25]。利用平台优化资源推荐方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学习数据分析与管理系统是指对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行为数据做跟踪统计,提供学习诊断大数据,精准服务老年学习者^[26]。学习数据分析不仅包括学习行为数据分析,还包括外在学习环境数据以及老年学习者与教师特征数据。将所有可能影响学习的因素尽可能考虑进来作影响因子分析,通过对因素权重设置,分析和预测学习行为和效果,有针对性地管理学习数据,让数据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提供精准诊断和服务,优化教与学,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是支撑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物质基础。信息化教与学越来越依赖现代信息技术条件,对教与学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是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必须重点关注的要素。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分为技术层面和学习层面的支持服务^[6],技术层面应优先予以重视,否则会影响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积极性和数字化学习的发生;学习层面更多地关注知识表达和呈现,应更加关注老年知识基础和结构,加强知识点的编排和设计,通过学习支架的有效引导,帮助老年学习者较好地完成知识学习。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需要个性化、及时有效的数字化支持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老年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提升数字化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达到能力培养目标。

(三)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核心要素分析

根据图1,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七个核心要素为学习认知调控力、学习意识力、学习毅力、学习协作力、学习保持力、学习发展力和学习迁移创新力。

认知调控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基础要素,主要包括老年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和能力。元认知是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学习过程中反思、理解、操纵和调节认知活动的能力^[27-28],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知识和规则^[29]。元认知是老年学习者对学习的反省认知,是对数字化学习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老年学习者元认知是一种认知思维活动,是认知能力的一种反应或表现,调控的对象是老年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活动,通过调控认知活动影响老年学习者学习认知。埃夫克利德(Efiklides)提出元认知有三个子成分: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技能^[30]。综合不同学者表述,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认知调控力主要包括对学习认知活动的知识、调节、体验、技能和评估等方面综合能力。

学习意识力是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动机的重要表现。这里的学习意识力主要包括学习的自主意识和学习动机两个方面。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意识力主要包括对数字化学习活动的注意力、感知力、创造力、关联力等。注意力包括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学习活动要有一定的兴趣,并积极关注数字化学习的工具和内容,适应数字化学习方式;感知力包括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技术的感知能力,时刻关注并参与体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学习机会和模式的变化;创造力是老年学习者基于兴趣和学习目标,利用学习活动开展知识创新;关联力是老年学习者基于需求驱动,主动寻求数字化解决方案,利用工具互联、人机协同、学习共同体、知识网络等之间的关联,促进知识重组和创新。

学习毅力是老年学习者顺利完成数字化学习目标的基础保障。毅力是一种持续的驱动力,驱使人们通过长周期的努力达成目标。学习毅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学业表现提升和学习能力发展的重要非认知因素,学习毅力是学习者在未来生活发展中的重要能力^[31]。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学习毅力是影响数字化学习力的重要因素。老年学习者对于数字化学习接触较晚,适应需要过程,学习过程中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挫折,这时学习毅力显得非常重要。老年数字化学习毅力体现在遇到困难或挫

折时表现出来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不怕困难、勇于面对问题;学习自信心强;有学习的目标和计划;善于利用信息技术寻求学习支持;坚持健康良好的数字化学习习惯,促进学习毅力的持续增强;等等。

学习协作力是影响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学习借助学习网络,网络社会空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协作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协作一直被认为是学习者发展的关键指标和核心素养^[32]。老年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协作主要是为了完成学习目标和人际交往目标而进行的信息交换,从形式看,可以是学习资源协作、学习工具协作、学习信息协作。作为数字化学习的参与者,老年学习者也应该积极参与知识生产与分享。知识流通和创新需要所有学习者积极交流与协作。老年数字化协作力包括数字化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为了达成学习目标而进行的多种协作,包括主体间、主客体间等协作支持,如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协作、学习者与技术支持者之间的协作。协作过程是共享知识和资源的过程。

学习保持力是指老年学习者保持一种良好的数字化学习状态和习惯。这与学习毅力有所不同。学习保持力像是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学习毅力则更像是一种“爬坡”状态。学习保持力更需要调动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元认知策略的参与。学习保持力要求老年学习者能够定期审视和维护这种状态和习惯,在此基础上做微调,达到更高水平的学习状态和习惯。学习保持是在学习目标分解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目标引领学习活动和计划,日积月累地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学习状态,诸如保持固定的学习时间,处理好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平衡好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关系,保持和维护好学习关系网络等。

学习发展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核心能力之一。学习发展力的核心就是能力发展和素质提升,学习能力和素质是决定学习质量的关键要素^[9]。数字化学习环境下,老年学习能力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并互相促进,相互影响。老年数字化学习能力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学习活动和项目的高质量完成的系列能力,包括学习资源整合(如获取、加工、价值评估等)能力、学习活动组织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这些能力贯穿于数字化学习过

程,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又能正向强化这些能力,促进能力的发展。

学习迁移创新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的主要目标之一,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也是为了促进学习应用、迁移和创新。老年学习者通过同化、顺应、重组知识,利用知识关联达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应用。老年数字化学习迁移力不仅包括知识和技能的迁移,同时还包括道德和行为的迁移。虽然有时候是“微”迁移,非常不明显,但是迁移确实发生了。由此可见,学习迁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这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通过过程性的任务和项目帮助老年学习者达到正向学习迁移的目标。学习创新是衡量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核心指标。学习创新是学习的目标追求,也能获得更好的心理体验,促进老年学习者的自我完善。老年学习者的创新力发展是老年学习者为了更好地发展自我,借助数字化学习手段,利用知识和学习网络对相关事物进行改进的活动。老年学习者学习创新力主要表现在创新的情境、探究的意识、创新的思维、成品的设计与应用等阶段。在培养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创新力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老年学习者这一创新主体,要针对性地研究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同时还要关注创新的载体构建、创新的过程引导和创新的结果应用与评价。

五、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路径

(一)保障机制:完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基础保障体系

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保障不同于传统学习的保障,保障重点需放在数字化学习的设施、平台和资源等方面,同时需将教师和学习者融入数字化学习环境,作为重要的保障对象。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保障应根据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学习理念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满足教师和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保障系统,保障系统的建设主体是政府、社会、学校、行业企业等。保障系统应以满足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为目标。

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保障体系:(1)政策保障,通过充分调研、分析、论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健全政策保障;(2)组织保障,建立高效管理的组织体系对于老年数字化学习推进非常重要,各责任主体单位

应共同参与建立工作联系组,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有序推进;(3)经费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相关软硬件设施、人员配备等需要经费的投入,因此,常态化的经费保障更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整合各方力量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4)资源保障,建立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系统,以学习资源为载体,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选择;(5)人才保障,主要包括参与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管理团队、教师团队、技术支持服务团队等,从多个维度构建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人才体系。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保障体系是一项服务于老年数字化学习的复杂系统工程,要突出数字化发展导向。

(二)环境支撑:构建适合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数字化学习环境特点突出表现在信息传输网络化、信息处理智慧化、学习环境虚拟化、学习方式个性化、学习过程管理可视化等方面。老年数字化学习需要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支撑。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做出改变,合适的教学模式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33]。数字化学习环境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能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便捷的学习环境,促进知识高效呈现和重组,提高知识加工的效率。老年数字化学习环境建设包括数字化学习理念、数字化学习设施、数字化学习平台、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工具等。老年学习者首先要熟悉数字化学习环境,体验数字化学习环境带来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开展数字化学习,老年学习者可以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自主知识建构,同时以平台和资源为基础,可以更好地开展网络协作学习,促进知识的有效联通,为知识创新提供条件。

(三)理念转变:老年数字化学习观的培养与转变

数字化发展给老年学习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数字化学习变革了老年学习模式,同时也不断转变老年学习者的学习理念。老年数字化学习理念转变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关键。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有着天然的保守心理,存在与数字社会认知及知识结构的偏差,需要一个观察和接纳的过程^[4]。我们正处在从信息时代迈向智能时代的节点,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更新、迭代、混合、嬗变成为常态,因此更需要用动态思维、包容性思维、迭代思维、分布式认知

思维、互联网思维看待数字化学习^[34]。老年数字化学习观的培养和转变既需要从事老年教育的施教者做出相应的改变,同时更需要老年学习者的积极改变。数字化学习时代,老年学习者需要主动转变学习理念,主动接受数字化学习这一“新样态”,为老有所学、终身学习赋能。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需要数字化学习意识力的支持,要有主动利用数字化学习平台和资源的学习行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智能化数据反馈和优化学习行为。数字化学习时代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和知识组织方式,老年学习者应当积极参与数字化学习,主动选择、善于联通、主动建构知识,更好地实现老有所为^[34]。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老年学习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面临的挑战分析,进一步明确了研究重点。数字化学习力可以更好地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质量提升,通过构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并对模型中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的基础保障、核心学习支持系统、核心要素以及发展目标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路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突出数字化学习理念和技术在老年学习模式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核心要素培养为重点,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助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模型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下一步我们将重点研究该模型的适应性,在老年数字化学习实践中检验和优化该模型。

【参考文献】

- [1] 肖君,王腊梅,蒋竹君,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智慧学习环境构建:特征、框架与实践[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22(1):234-249.
- [2] 余胜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层次[J].中国电化教育,2023(2):55-59,66.
- [3] 朱冠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学习空间设计的理论视角、框架模型及生成逻辑[J].中国成人教育,2022(9):3-9.
- [4] 苗政军.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之弥合路径[J].长白学刊,2023(1):123-130.
- [5] 朱冠华,乔维德.联通主义视域下的老年学习者数字

- 化学习模式构建研究[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22,24(2):17-22.
- [6] 朱冠华,王浩.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实施策略探讨[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23,25(1):52-57.
- [7] 穆向阳.云计算背景下跨媒体信息素养和认知模式的关系[J].情报杂志,2012,31(3):174-179,117.
- [8] 段虹,徐苗苗.论大数据分析 with 认知模式的重构[J].哲学研究,2016(2):105-109,129.
- [9] 裴娣娜.学习力:诠释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新视野[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7):3-9.
- [10] 沈书生,杨欢.构建学习力:教育技术实践新视角[J].电化教育研究,2009(6):13-16.
- [11] 邹云龙,陈红岩.学习能力的本质内涵和维度建构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56-162.
- [12] 贺武华.“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下的大学生学习力培养[J].教育研究,2013,34(3):106-111.
- [13] 杨欢,沈书生,赵慧臣.英国ELLI项目学习力理论解读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9):44-48,43.
- [14] 钟志贤,林安琪.赛伯人际管理:提升远程学习者的学习力[J].远程教育杂志,2008(5):44-50.
- [15] 玛丽埃伦·韦默.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M].洪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38.
- [16] 杨磊,朱德全.教师信息化学习力测评模型的构建与应用[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9(6):20-28.
- [17] 丁亚元,刘盛峰,郭允建.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实证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5,21(4):89-98.
- [18] 黄琳,黄东斌.学生主体:体验式学习策略优化[J].中国成人教育,2017(22):15-17.
- [19] 杨莉娟.活动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观[J].教育科学研究,2000(4):59-65.
- [20] 毛齐明.略论“社会文化—活动”理论视野下的学习过程观[J].外国教育研究,2011,38(6):1-6.
- [21] 吕巾娇,刘美凤,史力范.活动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应用探析[J].现代教育技术,2007(1):8-14.
- [22] 陈玉红.从情境学习理论管窥教师学习力的培养[J].中国成人教育,2016(24):9-11.
- [23] 张义兵,陈伯栋,Marlene Scardamalia,等.从浅层建构走向深层建构:知识建构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2,33(9):5-12.
- [24] 陈晓颖,邱国栋.从产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能力重构视角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1):39-53.
- [25] 朱冠华,乔维德.传播学视域下社区老年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研究[J].成人教育,2021,41(4):28-34.
- [26] 朱冠华,张义兵.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终身学习体系重构的理念与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1(18):75-81.
- [27] Efklides A. Metacognition: Defining its facets and levels of functioning in relation to self-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J].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08, 13 (4): 277-287.
- [28] Meijer J, Veenman M V J, van Hout-Wolters B H A M. Metacognitive activities in text-studying and problem-solving: development of a taxonomy [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2006, 12 (3): 209-237.
- [29] 孔晶,刘家亮.学习分析支持元认知培养的学习设计理论与实证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22,28(3):102-110.
- [30] Efklides A.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J]. *Psicothema*, 2009, 21 (1): 76-82.
- [31] 刘妍,管秀,顾小清.我们真的了解学习毅力吗?: 基于扎根理论刻画教师视角的可塑模型研究 [J]. 全球教育展望, 2022, 51(2): 39-58.
- [32] 唐一鹏,郑杰,孙晓雪,等.协作能力: 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分报告之三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9): 62-76.
- [33] 朱冠华,乔维德.成功老龄化视域下社区老年学习者学习空间设计及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超星学习平台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0(20): 61-65.
- [34] 王竹立.面向智能时代的知识观与学习观新论[J].远程教育杂志,2017,35(3):3-10.

(下转第66页)

Defamiliarization in Teaching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and Its Solutions *—Taking the Chinese Course of Phoenix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MA Guo- yun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uxi Open University, Wuxi, 214011, Jiangsu)

Abstract: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have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in spread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las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 is "defamiliarization" in teaching,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adapt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the teaching of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eachers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by setting up teaching task groups,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more locally-based curriculums.

Key Words: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Chinese cours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defamiliarization

(上接第28页)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U Guan- hua¹, QIAO Wei- de²

(1.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Wuxi Open University, Wuxi, 214011, Jiangsu;2.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 of Wuxi Open University, Wuxi, 214011, Jiangsu)

Abstract: The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lderl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learning for senior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skill gaps in digital learning and differentiated digital cognitive pattern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this thesis constructs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its guarantee measures and goals, and explores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with the aim of better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elderly learners; digitalization